

西
漢
五
經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京新登字 213 号

四书五经（全三册）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玻璃厂西街 57 号

邮编：100052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1985 年 11 月第 2 版 1996 年 3 月第 9 次印刷

印张：50.875

印数：86001—91000

书号：ISBN 7-80568-059-0/Z · 4

定价：45.00 元

四書五經第一種

大學章句集注

朱熹注

鑑

出 請 挑 磨

大 拙 色 無 相

承 嘴 活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若師之傳。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槩。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間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安朱熹序。

文萬出。又學姁。又姁大小之曾孫也。以食少。夫以學姁。又姁。其貞吸。抽姁。又姁。諭其夫。莘莘于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庶子。與。凡。男。之。窮。委。皆。入。大學。而。姁。之。以。隱。堅。五。公。之。子。之。告。入。而。姁。之。以。隱。堅。推。莘。莘。之。曾。孫。根。深。書。農。之。友。及。其。十。甫。正。平。慎。自。天。子。之。子。平。甫。姁。王。宮。固。獮。以。又。問。莘。夏。不。首。學。入。主。人。薦。限。自。王。公。以。下。至。外。國。入。文。干。策。哲。入。小。學。輒。豐。黃。帝。真。經。而。以。鑿。天。立。跡。而。封。之。鄉。興。樂。文。宮。祖。由。姁。出。三。外。之。劉。真。去。家。謝。然。銷。盡。其。封。告。出。於。其。間。恨。天。必。命。之。以。惡。劉。兆。之。母。而。姁。之。以。貪。其。封。出。於。養。夫。然。其。其。所。貲。之。東。未。更。不。蘋。賣。最。以。不。捨。督。育。以。昧。其。封。以。限。育。而。全。之。也。一。百。聊。照。春。皆。大。學。之。書。古。之。大。學。相。以。培。入。之。者。也。若。自。天。劉。至。用。而。聘。莫。不。與。文。之。行。集。鄭。時。文。封。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

大傳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大第者。獨賴此

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者。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后與後同。後故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本始所先。未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醫後放此。○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

其治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甲讀作奉。誤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範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涤其舊染之汙。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繙蠻黃鳥。止于上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繙詩作縣。○詩小雅。蠻之篇。繙蠻。鳥聲。止隅。

所當止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信。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類。謂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辭。言人當知

聖人之止。蘊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誼。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於六反。某詩作嘔。詰詩作謾。並叶韻。音阿闍下。版反。喧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靡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推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鑄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有緻而益致其精也。琴嚴密之貌。韻宣著大之貌。詰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栗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詩。云於戲前王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也。此言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衍文也。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誤在經文之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誤在經文之下。此章舊本通下章。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誠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聲。謙讀爲謙。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聞音。開厭。鄭氏讀爲屢。○開居獨處也。厭答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德之潤身者然也。益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反。懥勃直。反。好樂並去。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督。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第去督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幸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詳之。又明立教之一端而推廣之耳。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偾事。一人定國。機發音奮。○一人謂君也。債覆敗也。於國之效。此言教成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平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通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歸矣。亦可。○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其家也。詩云。空兄空弟。空兄空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篇。亦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其味深長。最空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第去聲。與皆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詩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云樂只君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惡並去聲。下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解。僇讀爲解。僥幸同。○詩

益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可不慎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承上文不

出。悖布內反。○悖。通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丁亂。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爲屏。古字通。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善而不能退進。而不能遠過也。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進猶逐也。言好仁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拂。通也。好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内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恒登存亡之幾。決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以上好仁。下則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四書五經第二種

中庸章句集注

朱熹注

卷之二

世說新語

目錄

